

刘鸣发现了母亲的一个秘密,母亲每年都会独自一人去拜祭一个男人,一手捧着鲜花,一手提着冥币。

男人的坟墓就在路边,刘鸣无意中看到了母亲给他扫墓。坟上贴着男人的照片,二十出头的模样,显然是英年早逝。刘鸣脱口而出:“他是你的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吧?”母亲含糊地点点头,只顾低头烧纸钱。

一天,母亲的同学王姨来家里做客。两人提起逝去的旧事,感叹连连。其中,王姨还提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名字,说:“要不是他出意外走了,没准,你俩早就成了……”刘鸣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直觉告诉他,王姨说的那个男人就是母亲每年都会去拜祭的人。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王姨,王姨这才意识到刘鸣的存在,赶紧收回异样的眼光。

“唉,都过去了。这点事,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”母亲叹了口气。

这一刻,刘鸣倒觉得母亲有些虚伪了。倘若她真的放下了,怎么会每年都去拜祭他呢?刘鸣在心里为父亲抱不平,父亲一直是个好丈夫,母亲却对旧爱念念不忘。

重要的男人

罗倩仪

父亲身体不好,刘鸣不敢把母亲每年去拜祭旧情人的事告诉他,免得徒增烦忧。平心而论,母亲对父亲也不错,只是心里留了一个念想给旧情人。

转眼,三年过去了。准备去拜祭旧情人时,母亲病倒了。她无法亲自去上坟,便交代刘鸣替她去。“你要买一束花,里面要有向日葵、紫色耬斗菜、满天星……你还要多买一点纸钱,面值大的和小的都得有……还有,坟前要是长草了,你得拔干净……”她絮絮叨叨地交代着,刘鸣听得有点不耐烦,但还是——照做了。

烈日高照,树影轻舞,刘鸣踏着热浪归来。

一进门,母亲就询问事情是否办妥了。刘鸣漫不经心地说:“忘记买冥币了,就带了香烛,你说的那些花也卖完了,随便买了一束……”话音

刚落,母亲就急得从床上坐了起来:“那哪行啊?一点事情都办不好!”母亲侧身坐在床边,一副要穿上鞋出门的架势。“妈,我逗你呢。”刘鸣立刻把她摁住,加重了语气问,“那个男人对你那么重要吗?”

尽管屋里的光线有点暗,但刘鸣依然能看到母亲的眼神在闪烁,脸庞在渐渐变红。“他……当然是很重要的人!”母亲别过脸去,不愿继续谈论这个话题。

又过了两年,病重的父亲在那个冬天一睡不起了。母亲哭得撕心裂肺,刘鸣知道,那些眼泪是情真意切的。

可是,第一年去拜祭父亲时,却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一幕。

母亲竟然要先拜祭她的旧情人,再拜祭父亲。沉默多年,刘鸣终于爆发了:“为什么要先拜祭那个男人,难

道他比我爸还重要吗?”“你说什么呢?这怎么能比较呢?”母亲猛然回头,一缕头发在山风里飞舞。

“你先去拜祭他,再拜祭父亲,难道不是把他看得比父亲还重要吗?”

“你想错啦。”母亲似乎又急又气,说道:“他是我恩人。”原来,那个重要的男人是母亲中学时代的班长,他成绩非常好,每次都能获得市里发的奖学金和一束漂亮的鲜花。他把奖学金攒起来,给家境困难的母亲交学费,鼓励她考大学。暧昧的情愫也在互帮互助中蔓延,可遗憾的是,当他们双双考上大学时,班长却意外去世了。她无以为报,唯有发愤读书,每年加倍把纸钱烧给他。

刘鸣恍然大悟,那向日葵、紫色耬斗菜和满天星,不都代表着成功与胜利者嘛。

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:“我对班长只有无尽的恩情。如果不是他当年资助和鼓励我,我怎么会考上大学,又怎么能在大学里遇到你爸爸呢?”

他果然是一个重要的男人!刘鸣忽然对班长肃然起敬,嘴里念念有词:“是的是的,是该先拜祭他。”

荒野

宋扬

这片收割完油菜籽的地,躺在那里,有些荒芜。

城市扩建,征用了这片地。不知何故,挖掘机还没有开进来,地就一直被原主人耕种着。

油菜花曾经铺天盖地黄在这里。油菜籽收割后,新种的玉米出了苗。苗才半尺高,从高处俯瞰,散兵游勇似的,没有大军团目空一切的气势。地,显出六月初的慵懒。地,竟带了几分秋的暮气。

男人在挖地,锄头就是他的手。松软的沙土让他面前的锄头没有用武之地。三掏两刨,刨出一个个小坑,埋进一颗颗芋头。再一扒拉,回填了土。地里,零星有四五个废旧乳胶漆桶,装满了水——显然,这些城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房里,已经不再适合摆放那些老式粪桶。

对我“水从哪里提的”的提问,男人嘴一努,说:“那边河里”。“那边”指城市新建的活水公园。公园的湖在他嘴里还是曾经的“河”——几年前,公园位置是他们村的宅基地。

他说,水是他用电瓶车载过来的。他把余水储在地旁一个废旧的浴缸里。白瓷浴缸出水芙蓉般躺在褐色地上,有一种并不十分协调的滑稽。

他的女人,蹲在油菜地里掐嫩芽。六月,已不是油菜生长的季节。遗落在地里的油菜籽似并不接受宿命的安排,借着连下两夜的中雨,它们冒出了嫩芽。赶在毒辣七月前头,居然蔓延出了一大片。

“这还能吃?”我试探着掐下一根,果然鲜嫩多汁。

“好吃啊!清炒,煮面条,都可以。”女人自豪地回答。此时的青油菜是反季节而绝对绿色的菜蔬,她的自豪是只属于庄稼人的专利。我问她,你们自己种菜,够吃不?男人接了腔,够啥喔!能种一点算一点,(地)空着还不是空着?

过了他们的地,一位老婆婆再次出现。我曾经与她交谈过。正是那一次交谈,我知道她的家人不让她种地,但她以种地为乐事。我对她停放在田埂上的婴儿车充满了好奇。一看,里面放着一个大号的矿泉水瓶——去年,她拎着这个能装2.5升水的瓶子走得颤颤巍巍。今年,她已拎不动一个几斤重的瓶子了。

她一抬头,大概也认出了我。我对她一笑:“婆婆,您这又是种什么呢?”“黄瓜”婆婆的耳朵尚好使。“黄瓜呀!”“别人的都开始卖了,您才种啊?”“早晚都是种嘛!”

早晚都是种嘛!那一刻,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低头,婆婆种下的瓜苗孱孱弱弱的,却又紧贴着土地。我仿佛看见,瓜苗的根须正悄悄伸向大地。瓜苗旁,一只豁了口的碗静静地立在地上——那是她浇水用的工具。碗与瓜苗组成一个图腾,关乎食物与生命。

夕阳的余晖穿越城市高楼的缝隙,穿越灌木丛,斜斜透下来。几只灰背斑鸠扑棱棱落地,开始在这方空地悠闲踱步,寻找散落的油菜籽。斑鸠是这片田野的守望者,如同眼前这三位夕阳下的老人。

藏在母亲身体里的雪

韩星星

喜欢小雪,无论作为名字、天气,还是节气,都给人温柔的暖。

我最早认识的小雪,从天而降。那时,天已冷了,我穿得像“机器猫”,圆溜溜的。不只是我,村里的孩子都包得像粽子,在村里不安分地“滚来滚去”。忽然,额头被温柔地吻一下,一抬头,就发现雪花正翩翩飞舞。我立刻想到“天女散花”!如果雪花是花,果实是一滴雨水,那天女是谁呢?

当母亲拖着长腔,暖暖地唤我时,我就有了答案。那时,不谙世事,总爱与母亲“捉迷藏”。唤不回我,母亲的声音开始北风一样凌厉,但一喊到我的名字,又雪花一样温柔。我才不怕呢!自顾玩我的。找到我,她已满脸汗水,浑身热气腾腾,就像仙女下凡一样。

那时,我常想,母亲身体里一定藏着一场雪。

立冬后,没了农活,母亲却更忙了。腌咸菜,缝棉衣,套棉被……腊月接踵而至,母亲要准备足够的衣食温暖过冬。当父亲悠闲地说“今冬麦盖三重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时,我认识了作为节气的小雪。它多像一个母亲啊!年岁渐长,我也慢慢懂得,小雪是时光的母亲。

缝棉衣时,母亲总选择在大晴天。她在阳光下铺床布单子,放上棉布、棉絮,然后一针一线缝起来。阳光挤在针尖上,像条银鱼,在金光闪闪的棉絮里穿梭。这时,我会很安静,听母亲棉絮般温柔的话。看着看着,我就眼花了,总以为母亲把阳光也缝进了棉衣里。

穿上棉衣,再冷的冬天,我也不感到冷。当雪花飘落,我便冲出家门,堆雪球、打雪仗……每次被母亲揪回家,浑身都脏兮兮的。母亲嗔怪我,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一会?我也不明白,那身用阳光缝制的棉衣,就像一团火,让我一刻也安分不下来。

母亲想让我像麦苗一样,安分生活,但雪花盖不住我,母亲也不能,从小我就是棵调皮的麦苗,注定要冲出家门,挣脱母亲,只有回头的姿势是恋恋的,踟蹰的。

又一个小雪时节,天干巴巴的冷,胃也

没精打采。周末回家,母亲看我冷,找了件旧棉衣。我执拗不过,穿上了,没想到竟比羽绒服暖和多了!这时,胃肠也出蛰了,逮着菜厨里的咸菜,一通饕餮。母亲打掉我的手:真是饿死鬼投胎的!等一会,我给你热热。

母亲给我热饭去了。父亲说,小雪了,这个冬深。我嗯一声:小雪没雪。父亲立刻温柔起来,指指母亲说:人家没有,咱有。我这才知道,母亲还有个温柔的名字,也叫小雪。

我去厨房,帮母亲烧锅。蒸气萦绕,母亲满脸汗水涟涟。我忽地想起小时候,母亲焦灼地找我……也是这样。只是,那时母亲就像天女下凡,现在,黑丝已变成银霜!原来,母亲身体里真的藏着一场雪,在我离家后,它正悄悄漫过母亲头顶、发梢。



燃烧 汤言 摄